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禮圖卷一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虞奕綬

繪圖監生臣曹源崙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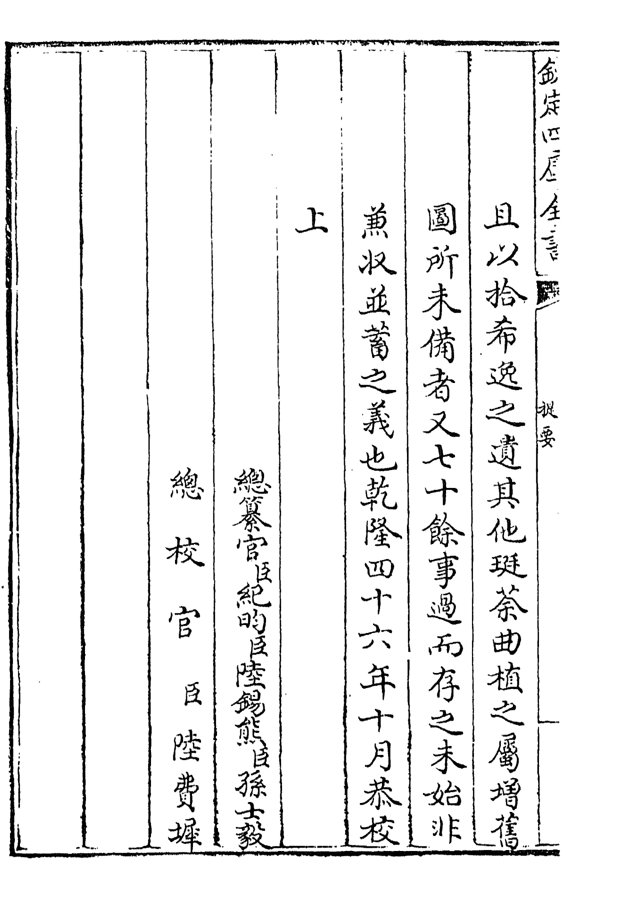
三禮圖　　　　禮類四　三禮總義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三禮圖四卷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鎮江府知府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亦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為尤多與舊圖大異考漢時去古未遠車服禮器猶有存者

鄭康成圖雖非手撰要爲傳鄭學者所爲阮
諶夏侯伏朗張鎰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時
儒風淳實尚不以鑿空臆斷相高聶崇義叅
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踵謬沿訛在所不
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圖所
載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間疎漏多端
洪邁諸人已屢攻其失續以漢儒爲妄作而
依據是圖殊爲顛倒然所採陸陳諸家之說

如齊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犧尊純為牛形王肅據以証鳳羽婆娑之誤齊景公器出晉永康中象尊純為象形劉杳據以証象骨飾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時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時沈括據以正蒲形禾形之謬此書並採用其説亦足以備一解至於宮室制度輿輪名物凡房序堂夾之位轉較賢藪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補崇義之闕



且以拾希逸之遺其他珽茶曲植之屬增舊圖所未備者又七十餘事過而存之未始非兼收並蓄之義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三禮圖卷一

明 劉績 撰

三禮圖説

三代制度本于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穿鑿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天人而流于異端矣績甚病之既註易以究其原又註禮以極其詳顧力于他經不暇故作

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勿泥舊說見舊是者今不復圖

禹貢五服 方五千里

戎狄荒服荒服者王終王

五百里荒服 荒遠也八荒之荒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謂流放罪人亞罪者

蠻夷要服要服者貢歲貢

五百里要服 治之要約而已不詳密也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音殺左傳蔡蔡叔輕罪者

侯衛賓服賓服者享時享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懷未遠意

三百里揆文教文以治內

二百里奮武衛武以治外

邦外侯服侯服者祀月祀

五百里侯服 封諸侯

百里采 卿大夫邑地

二百里男 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大國次國也

五百里侯服

邦國甸服甸服者祭日祭即王畿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里納粟五百里米

周九服

方一萬里
倍禹服

方五百里藩服

方五百里鎮服

方五百里夷服

方五百里蠻服亦曰要服

方五百里衛服

方五百里采服

方五百里男服

方五百里甸服

方五百里侯服

王畿

方千里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所貴寶為贄

六歲一見貢貨物

五歲一見貢材物

四歲一見貢服物

三歲一見貢器物

二歲一見貢嬪物

歲一見貢祀物

周王畿方千里

周書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註西土岐周通為圻內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按郛方七十二里則四郊止六十四里近郊遠郊而言

大都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小都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三旬而職聽于朝

家邑 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是也

六遂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二旬而職聽于朝

六鄉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旬而職聽于朝

王城凡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凡門三涂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中央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百里為四郊 以其與近交也

二百里郊甸 始稍野稍地 甸所為王治籍田法始此故

三百里家削 削與之為采地故云家 削同食之稍祿足以代耕也註稍[illegible]稍

四百里邦縣 縣于上隨徙移為卿采地

五百里邦都 都大邑也為公采地王子弟食邑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事地授地職而待其政令物如物土方之物區別也別土所宜而定制以待其賦税之式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里市宅分域限也居室相比乃國中所宜以場圃任園地種草木果蓏屬曰圃李秋成有收者則築為場詩九月築場圃是也乃園地所宜樊圃謂之園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凡人居城中者庶人在官者皆是也士田賈田所謂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益士居學而賈居市也三者在國于近郊五十里之地為宜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藉田類牛田供牲牢喪奠兵車之牛賞田賞賜之田即匪頒之式也牧田即芻秣之式也故于遠郊百里之地為宜所謂百里之内以供官以公邑之田任甸田公邑之田地天

手使吏治之供羞服類所謂千里之內以為御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采地而有

宰也稍地三百里于小邑為宜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卿之采地成都者七十里視伯

于縣地四百里為宜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百里視侯于

畺地五百里為宜近王畿界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園廛

二十而一指國中近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皆指園廛近輕而遠重也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不分遠近而特重者以獲利之

多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

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毛桑麻也布帛也宅地不種桑麻出一里之布

鄭玄云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是也田地不耕墾者出一屋之粟夫三為屋亦長一里也征亦布也夫家之征一夫受田成家口稅也如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家益民雖有七口六口五口之三等而皆受田百畝為夫也以屋粟証之百畝而出三百畝之粟則令出上地家三人之稅與小司徒所謂罰以屋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是也名因其類而連罰之所以警戒驅之也先儒分夫家為二非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即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即二曰園圃毓草木任貢以飭材事貢器物即五曰百工飭化八材任

商以市事貢貨賄〔即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即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即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即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但九職又有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此不言者山澤足以該之註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凡無職者出夫布〔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云出夫布乃不執事者耳〕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蚕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布也凡此皆罰其所無以恥其業〕按載師掌任地事則地無曠地閭師掌任民力則民無游民先王所以治國中野外不過如此而

已但近郊則民廛在國民廬在田遠郊則民廛在野民廬在田故鄉大夫稱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同甸稱云甸地以外甿廛在都鄙甿廬在田殊耳變民言甿異内外也甿性情無知貌也載如冀州既載之載地有其事也閭謂民居于地上各為巷與五比為閭所措不同云凡邦國都鄙放此

六鄉圖

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謂比舍而保其行不為非也保猶任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奇者常之反衺者正之反有辠奇衺則相及則使之相牽而趨于相受相和親之養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鄭氏曰從謂不便其居也或中國之民出從郊或郊民入從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從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從于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唯圜土納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憫而出之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謂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閭里門也說文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施同弛按大司徒云舍禁弛力則弛暫時優免舍常例應免舍有常而施無常鄭氏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人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撻朴也]

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謂百家相葬埋如同族然族類居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月朔一月之始也]

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脯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定也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

罰亦于軍因為卒長歲終則會政致事

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謂五百家守望相助也黨類助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一時之始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按國索鬼神建亥之月大蜡也齒于鄉里以位尊非鄉里則不相序也齒于父族位尤尊雖鄉里亦不相序矣不齒則位極尊雖父族亦不相序而特與為尊矣雖序齒而又有序位之義也凡其黨

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亦于軍因為旅師）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歲終周建亥之月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道行德藝（舊註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故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謂二千五百家賙給也說文州重川周統其旁周語羣聚而州處註州聚也風俗通州疇也州有長使相周足也）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

吉周正月朔日也一年之始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大夫于是卒者也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于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于軍因爲師帥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謂二千五百家賓興之鄉衆所向也

鄉大夫之職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以下使各教以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謂年三十六十謂年十五國中晚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服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

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服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内諸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賔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内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詳見後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

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于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于内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六遂圖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圖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則遂稱縣鄙稍稱家邑縣都稱都鄙邦國都鄙

稍甸郊里之地域故縣師云掌

五家為鄰居左右鄰次贊相也鄰長五家則一人註不命之士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從于他邑則從而授之按鄰長同此長餘放此

五鄰為里謂二十五家行其秩叙使有條理也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凡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

此言兩人相助偶而耕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季秋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斗耦亦可知也秩叙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四里為鄰鄰作管反聚也百家則成聚矣

鄰長每鄰中士一人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將簡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事

五鄰為鄙如鄙叔周邦之鄙五百家則成邑積而不散矣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其事

五鄙為縣遂也二千五百家既衆則懸于上隨其移不定也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徵名也比案比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

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五縣為遂直達也萬二千五百家可以四達無阻矣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

其地治者興此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物其餘以職事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按為邑即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也以四達凡通路皆通也猶言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舊註非

按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遂師不言者鄉近而遂遠也故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率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類是

也遂人之次有遂師猶小司徒之下有鄉師也

軍旅制

五伍皆有長五二十五人兩司馬皆四百人卒長五五百人旅師五二千五百人師五萬二千五百人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人伍中士兩皆上士卒乃下大夫旅師皆中大夫師將軍皆命卿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

為為為為為小國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兩卒旅師軍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

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按萬二千五百人為鄉為遂家起一人為軍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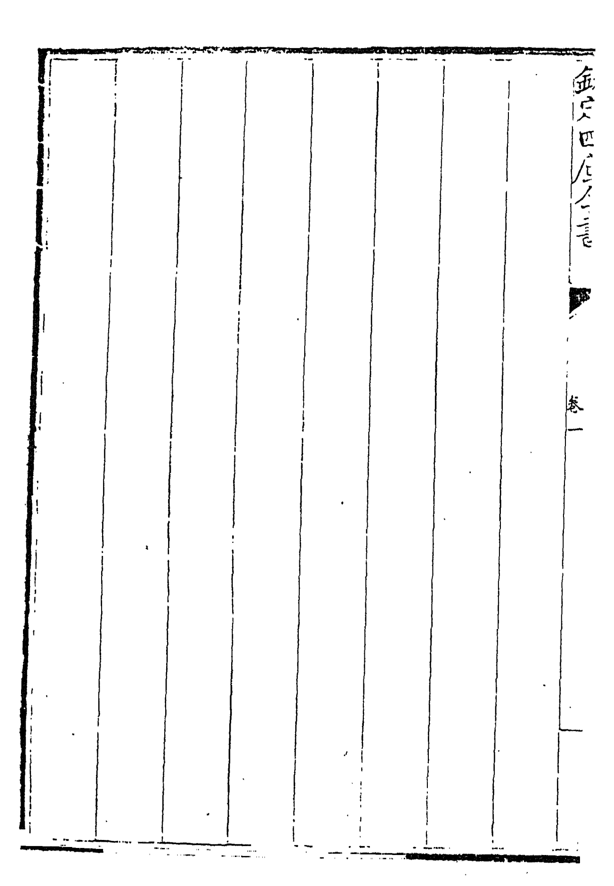
子可制十二軍而止為六軍魯三郊三遂可制六軍

而止為三軍次國小國以是差之則先王不盡民力

兵不盡行矣周書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

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事心吉事左還順地以利

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



方百步為百畝

步百為畝橫一步直百步畝百為夫橫直皆百步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鄭氏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田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七口受上地六口受中地五口受下地餘夫受田後又有所生成丁者亦如之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與此不同彼自一人有餘力言所謂彊予任甿註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與之田若餘夫然是也先儒以為同此餘夫皆非也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此言鄉遂井田之法溝洫澮川與匠

人所云不同者此以人而言猶族師四閭為族八閭為聯意鄭氏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塗與環塗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及林麓與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舉其地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

待令鄭氏曰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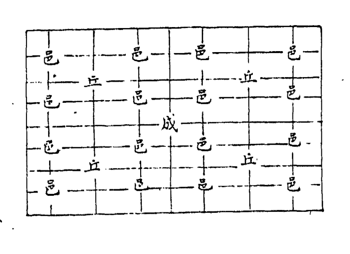
按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則不易之地家百畝即田百畝萊五十畝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即田百畝萊百畝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即田百畝萊二百畝也一自始開墾言一自既成田言其實一也遂人之田皆大司徒不易之地也因舉成田言故不云萊耳一易再易之地以生

熟之四准萊田言耳周之制何嘗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哉蓋野皆用助法但山林不可為井田及國中園圃始用貢耳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語所謂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藉田耕而蹈藉也砥正也平遠邇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類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任力以夫而議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其老幼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

方一里為井 夫三為屋横百歩直三百歩為一里屋三為井横直皆三百步方一里九夫之地中百畆為公田外八百畆為私田授八家公田中二十畝為廬舍井竈葱韭盡取焉八家各耕公田十畝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是也然此就不易之地大槩言也若一易再易之地則又大槩二井而當一焉

屋	屋	屋

方十里為成



四井為邑方二里三十六夫之地四邑為丘方四里一百四十四夫之地四丘為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之地旁加一里為溝洫則方十里為成百井九百夫地匠人所謂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也除百夫為公田三百二十四夫地為溝洫仍有四百七十六夫地然地有三等乘除為二百三十八夫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方百里為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終

縣　縣　縣　縣
都　都
縣　縣　縣　縣
同
縣　縣　縣　縣
都　都
縣　縣　縣　縣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地旁加二里為溝洫則方二十里三千六百夫地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地旁加四里為溝洫則方四十里一萬四千四百夫地詩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惟耦是也四都為八十里旁加十里為溝洫則方百里為同萬井九萬夫匠人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是也如上法除之仍有二萬三千八百夫出車百乘馬四百疋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兆偶賦稅不除三等非也春秋傳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又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周書作洛千里百縣則同又名縣與四甸為縣之縣名同實異矣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玄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

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十三

百四井二萬九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二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何休曰聖人制井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畆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畆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畆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畆半八家而九頃并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

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
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
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
五母雞兩母豕瓜菓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
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
受田二十五畝（此恐非註見前）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
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
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

年一换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戸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徳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後爵

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内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公田方五百里

侯田方四百里

伯方三百里

子方二百里

男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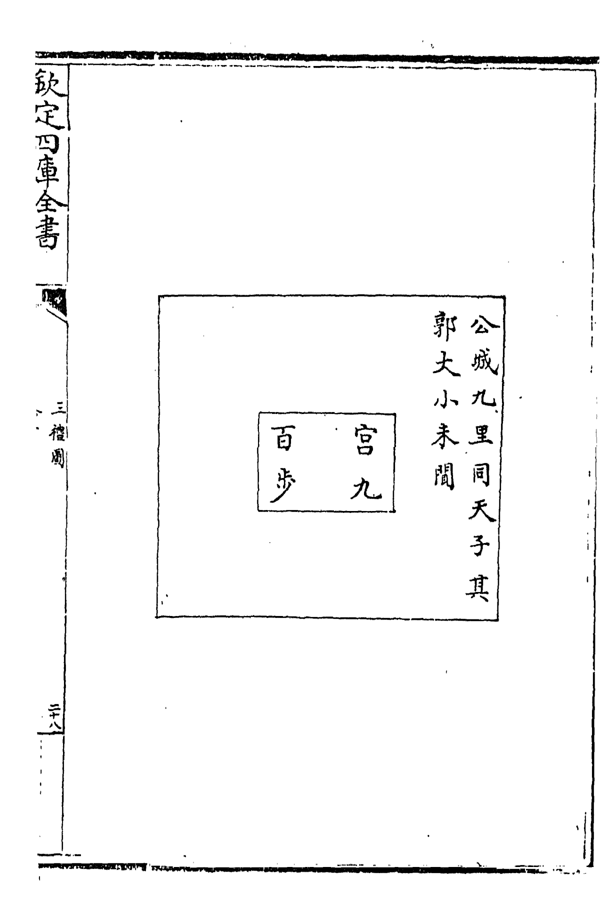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上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按是半三之一四之一謂貢享天子也公除王食半外餘方百里者十二又半侯除王食三之一外餘方百里者十又百里者三之二皆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出車十乘公餘百里又半侯餘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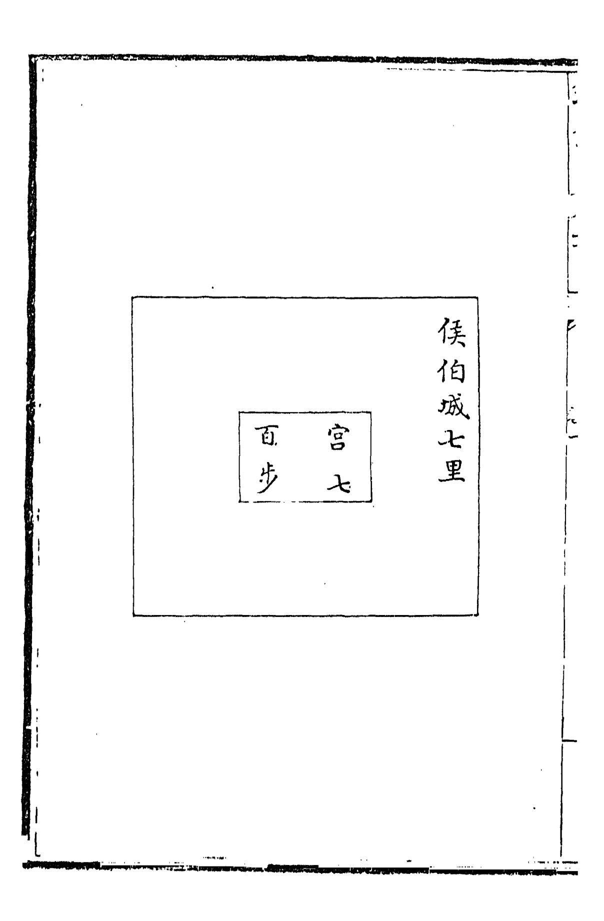
三之二葢方千里出車萬乘孟子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下云以千里畏人是也十分之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先儒以方百里出車千乘非也公侯所食皆方百里餘以為士大夫卿采邑又各有附庸論語顓臾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也伯除王食三之一外餘方百里者六出車六百乘方二百四十五里有奇自食方七十里餘以為士大夫卿采邑伯以下無附庸也子除王食四之一外餘方百里者三為車五百乘方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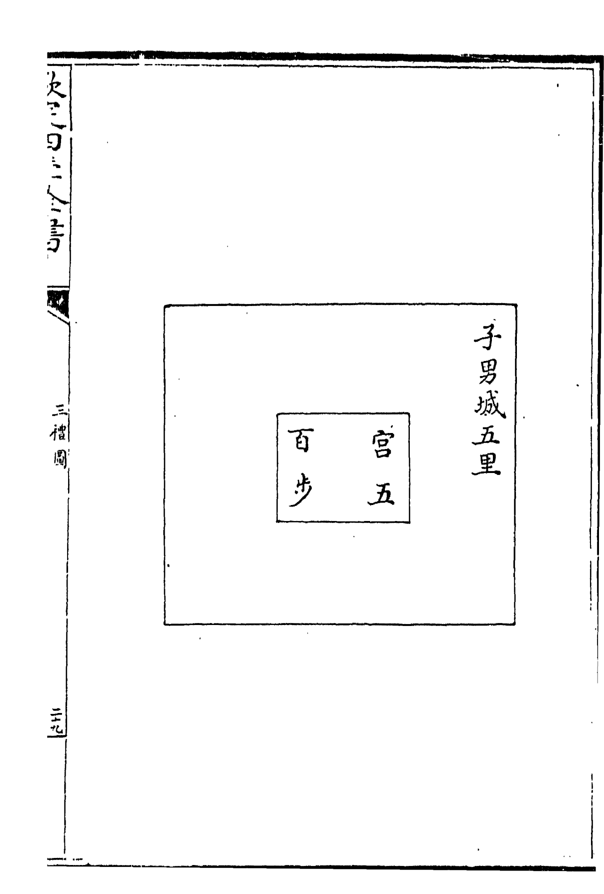
七十五里有奇自食五十里男除王食四之一外餘方五十里者三為車七十五乘方八十六里有奇自食方五十里餘為士大夫卿釆邑益諸侯尊者貢重畢者貢輕畿内則畢亦貢重春秋傳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者周之制也畢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惟弗給也故公之貢重于侯伯侯伯之貢重于子男其自食公侯皆方百里猶天子甸服奉祭自供意故孟子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又曰魯

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者罷其滅附庸自養也葢天子象日千里諸侯月半之其實方五百里乃四分之一耳故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天子六軍大國三軍也孟子王制言天子方千里舉疆言公侯以下不舉疆者王者無外其食無限而諸侯有限猶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意王制以一州定封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則非也惟王朝卿大夫視侯侯受地

者止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云凡此皆言大畧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餘以此推之先儒謂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是也


公城九里同天子其
郭大小未聞
宮九
百步


侯伯城七里
宮七百步


子男城五里
宮五百步

附庸城三里

宫三百步

郭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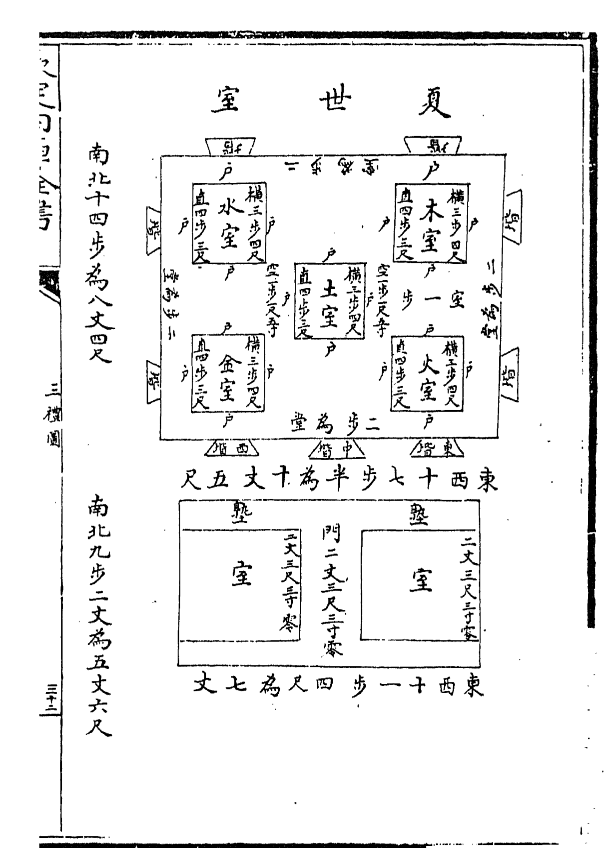
匠人王宫門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塗九軌經塗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也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一步也環涂七軌謂環城之道九步半有奇野涂五軌遂以外爲野五軌六步半有奇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宫隅門阿皆二丈宫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宫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環涂以爲諸侯經涂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野塗以爲都經涂都邑經涂五軌環涂野涂皆三軌尚書

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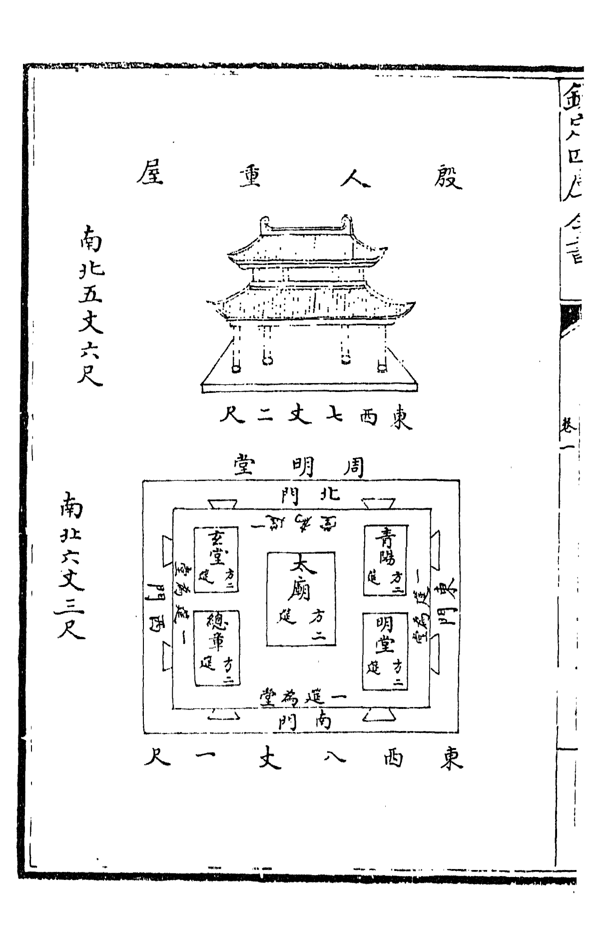
城三里之宫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二里之宫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宫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孔氏曰王城方九里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

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卂王之小都小都方一里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卂王之大都其大都卂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按公九章同王之冕則公城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自附庸極

小言也左傳雉自廣言匠人五雉九雉自高言



夏世室
南北十四步為八丈四尺
水室
橫三步四尺
直四步三尺
木室
橫三步四尺
直四步三尺
土室
橫三步四尺
直四步三尺
金室
橫三步四尺
直四步三尺
火室
橫三步四尺
直四步三尺
空一步一尺二寸
室一步
二步為堂
西階
中階
東階
東西十七步半為十丈五尺
南北九步二丈為五丈六尺
塾
室
二丈三尺三寸零
門二丈三尺三寸零
東西十一步四尺為七丈


殷人重屋
南北五丈六尺
東西七丈二尺
周明堂
南北六丈三尺
北門
南門
東門
西門
太廟 方二筵
青陽 方二筵
明堂 方二筵
玄堂 方二筵
總章 方二筵
一筵為堂
東西八丈一尺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按世祭有天下者配五帝于此故曰世室即明堂也夏屋兩翼檀弓云覆若夏屋者是也先儒周書公稱世室遂以為廟制非也廟豈有五室于一堂哉辨見玉藻鄭氏曰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氏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按三四步四三尺乃互文其橫廣皆三步四尺其直修皆四步三三尺鄭氏以修不益而但益廣則橫連不通而直又大空文亦不順

九階鄭氏曰南面三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窗鄭氏曰窗助戶為明每室

四戶八窗白盛鄭氏曰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鄭氏曰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鄭氏曰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曰重屋者王宮中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五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按下云廟門容大扃七箇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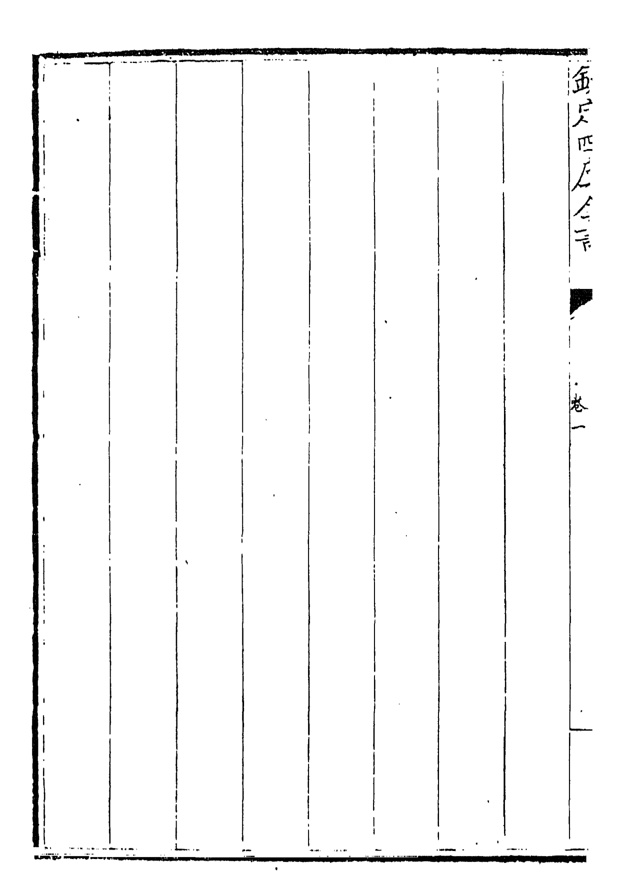
門容小扃參箇註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七箇一箇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脚鼎之扃長二尺參箇六尺按脚鼎無扃小鼎揩羊豕鼎註見後或曰此即世室門也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註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箇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或曰此即重屋門也應門二徹參箇註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箇二丈四尺或曰此即明堂門也鄭氏之註本此然

廳門二丈四尺與夏世室門二丈三尺三寸有奇正合則世室即明堂可知殷承夏後其制皆同但改為重屋高其堂四注簷耳周承殷後則亦重屋矣窓户皆同但深廣堂室大小異耳淮南子云明堂之制重屋是也廟與寢則放其制擴而大之為五廟五寢異處吳氏曰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以雉長三丈言之則南北之修為二十一丈東西之廣為二十七丈此路寢之制古人寢不踰廟則明堂之制固宜

大于路寢今曰明堂之室止于丈八尺而反狹于路寢遠矣豈有是禮哉註見寢此說誤蓋明堂乃祀始有天下者配上帝之所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明堂亦如之而配以文王武王詩我將我享惟羊惟牛乃祀文王于明堂之詩時武王未沒故不云武王牧野語稱武王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則始祖配天一年止一祭有天下祖配上帝一年四祭矣月朔則以特牛告朔于明堂而聽朔于南門外餘日之朝皆路寢門外其六年諸侯總

朝亦于明堂每年朝則于廟將合諸侯則司儀于國外為壇三成宮旁一門不為五室以方明方四尺設東西南北上下六色于上設六玉以代之詔王儀南嚮見諸侯其方嶽之明堂亦同此制故先儒誤合為一詳見玉藻諸侯則告朔聽朔於廟春秋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傳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

自専也言朝者縁生以事死親在則朝暮夕已死不敢
褻鬼神故也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也按此言禮是
而釋義非



朝

寢
藏衣冠春秋于太祖
之廟在適
南寢在適北
庭
東序
西序
戶
戶
戶
牖
戶
牖
東序東堂
西堂西序
東榮
西榮
東夾
西夾
坫
坫
庭
碑
唐
唐
東塾
西塾
根闑根
門外塾
門外塾

周天子廟

無寢　祧　姜嫄

始祖所自出

寢　太廟　文王

寢　高祖廟

寢　祖廟

無寢　祧　后稷

始祖

寢　太廟　武王

寢　曾祖廟

寢　禰廟

諸侯廟

寢

寢　高祖廟

寢　曾祖廟

寢　祖廟

寢　禰廟

天子諸侯大夫士廟制註見王制其毁廟主皆藏祖廟先儒云祧非也説見後主祏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則廟之異于寢者前東西廂耳　又名夾室在堂階上公食大夫禮賔升公揖退于廂禮釁廟先門而後夾室是也然則制與榭不同考古敦銘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公丁亥王格于宣射吕氏曰宣射者宣王之廟也榭者堂之制也其文作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室曰射省射從木後其堂無室以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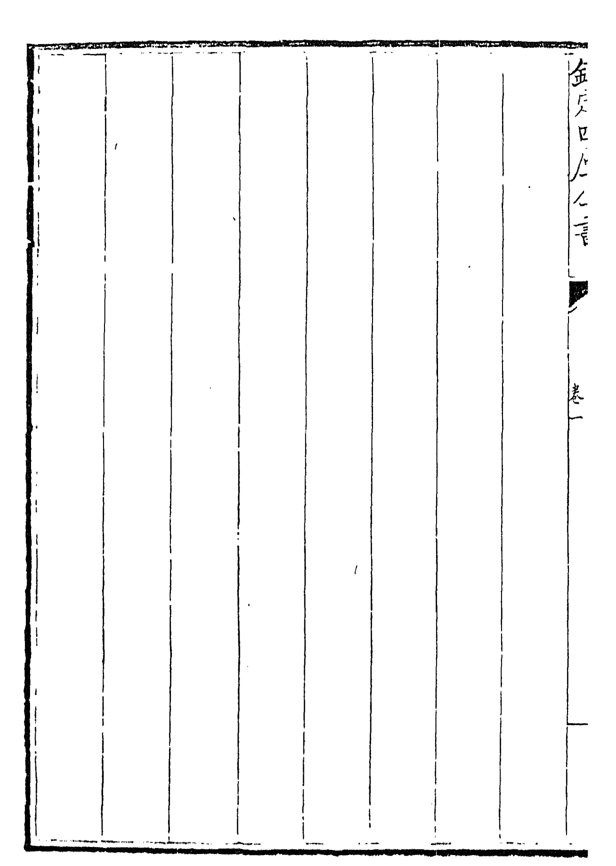
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
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威僖
公之亡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後有戩敦云王格于
大室牧敦銘云格大室亦廟也古者爵有德而禄有功
必賜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按定王在王城十四年成周
宣榭火時尚未遷都宗廟在王城先儒謂宣王會諸侯
東都講武之所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後因有功不毁
云廟制猶序榭制猶序

遷廟禮

大戴禮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言衣服不忍言也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

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夫溝渠祝下摘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舊註始自外來故先于樽于西序下舊註四時之祭在室筵與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樽俎于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堂序故置樽于西以因其便矣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

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閒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註路寢一小寢五

天子寢制

東西九雉為二十七丈

南北七雉為二十一丈

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諸侯寢門內有屏則天子之屏在門外矣

書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下云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注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注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按此乃衆賓位惟喪禮主人反哭于廟在西階上拜賓註恐非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注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注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按西夾南嚮即周禮筵國賓于牖前註見後夾字恐誤或曰廂無東西廂故以東西室名夾言夾夾旁中央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即木輅綴輅在阼階面即革路綴雜色先輅在左塾之前即玉輅先猶首也次輅在右塾之前即金輅象輅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前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

之也然與廟同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又
云大夫奉束帛賓受幣堂中西北面既而賓儐大夫束
錦大夫受幣于楹閒南面則兩楹在中矣周禮云王位
設黼依依前南鄉又云筵國賓于牖前則王位在東室
牖國賓在西室牖爾雅牖户之閒謂之扆其内謂之宁
故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則王位在
東室外明矣然西室外亦名扆佐食無事則出户負依
南面若無東室則兩楹不得在其中矣又按殯兩楹賓

主夾之與樽房戶閒賔主共之語意正同少牢尊于房戶閒主婦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拜獻尸時尸席在戶西面則房戶在房中央明矣爾雅兩階閒謂之鄉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

天子至庶人寢室配偶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六寢后六宮一宮在前治內政以陰故北向其外則市故曰縣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

其守是也其內五宮后以時居之其餘與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分居之又有九室九嬪居之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屬以作二事則八十一御妻分屬九嬪矣故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祭法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是也鄭氏謂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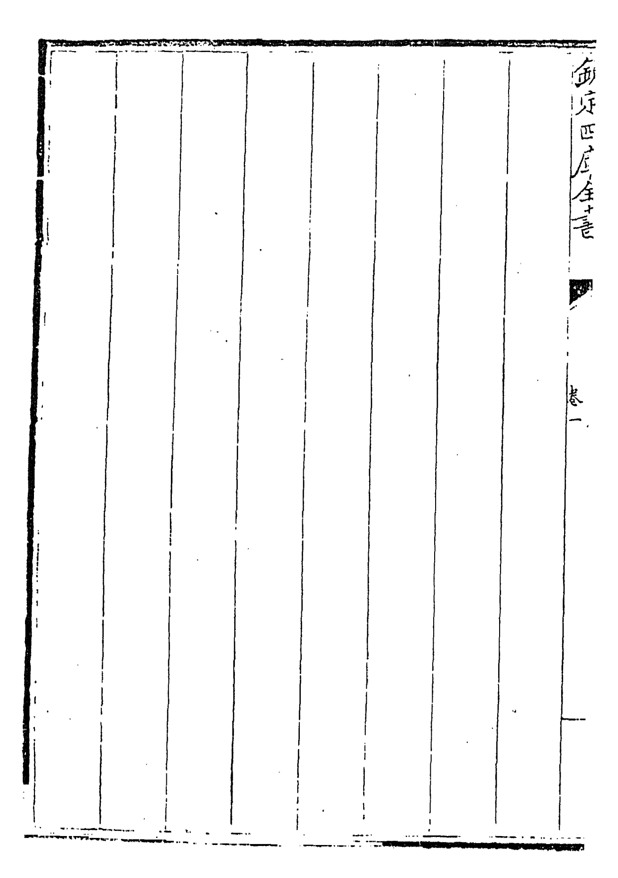
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止十五日而徧云皆意說也諸侯四寢夫人四宮一宮在前治内政不居春秋傳殺國佐于内宮之廟是也其内三宮夫人居中宮左右媵居東宮西宮亦當有六室爲姪娣居也卿大夫二寢所謂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世婦亦二寢曰適寢曰下室所謂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内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是也亦當有四室爲姪娣居士一寢其妻亦一寢皆曰適室若

死而朔月及薦新于西室又以東室生居者為下室是也亦當有二室為妾居禮云庶人無側室則士有側矣庶人夫婦共一寢詩婦人謂角枕錦衾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是也外亦有羣室為妾居所謂及月辰夫出羣室是也葢天子數皆十二除后之外三夫人九嬪亦十二通世婦御妻則一百二十諸侯一夫人二國往媵各有姪娣一娶九女春秋傳齊侯三夫人內嬖六人是也通世婦妻妾言亦應九十人大夫娶一正室一側室各有

娣姪故禮大夫不名姪娣通妻妾言亦應六十人士則一妻二妾故曰士不名長妾庶人則一妻一妾傳謂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脩嗣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媵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皆意說也王后進御之義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漸進至盛鄭氏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

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䆅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日紀䟗孔子云乃孝經援神契文日者天之明本合在天月者地之理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為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為天使是以月上屬于天隨日而行云又曰五日一御諸侯也諸侯娶九女娣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夫日専夜則五日也

先儒謂孤卿大夫以下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其一妾者但不如妻得專夕而已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啓門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立君出廟



天子三朝註見文王世子

周禮太僕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小寢 小寢 小寢 小寢 小寢

大寢燕于此

燕朝于庭

路門一曰大寢門以門畢此曰畢門又曰虎門畫虎以明勇猛守宜也

太僕從者 太僕大古 治朝

司士正朝儀之位 路鼓

王族故上虎士

祖 東門朝日 明堂 西門朝月 社

南門

王聽朝

朝士掌外朝之治

兩觀 應門即中外門在雉門 魯為雉門

九棘 孤卿大夫位 群士 三槐三公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 羣吏

州長衆庶在後

嘉石 屏 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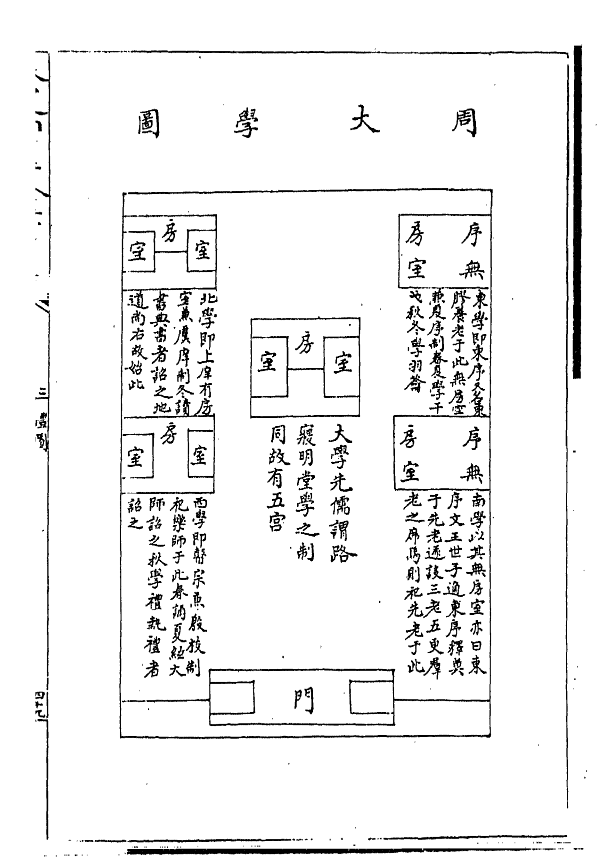
皋門 魯為庫門

九室九卿治事

國語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考工記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則九室在應門外君日視治朝在路寢門外退適路寢聽政卿退適九室聽政也燕朝外朝非常諸侯亦三朝但無明堂為差耳應門廟門皆有屏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鄭氏曰屏今罘罳也刻之以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按罘罳上皆以罔即網户也以木為方目如羅網狀故可以為屏又可為門扉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

罳而去漢志曰東闕罘罳災是也釋名罘復也罳思也言臣將請事于此復思也非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外近右執法所以壅蔽帝庭屏取法于此魯語曰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于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神事祭祀也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于内朝内朝家之私朝寢門之内婦人治其業焉

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佐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春秋傳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則卿大夫之二寢其外寢聽政不居在寢門外矣左傳晉靈公使鉏麑賊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公羊以為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門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則是以寢門為閨門與敬姜婦人治其業之言合


周大學圖
房
室
室
北學即上庠有房室兼虞庠制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地道尚右故始此
序
無
房
室
東學即東序又名東膠養老于此無房室兼夏序制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房
室
室
大學先儒謂路寢明堂學之制同故有五宮
房
室
室
西學即瞽宗兼殷校制祀樂師于此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
序
無
房
室
南學以其無房室亦曰東序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焉則祀先老于此
門

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宫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一作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一作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一作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

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盍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右學左學周兼三代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庶人家無塾則中里共一校室有塾之意春秋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是也而國學則又兼之左近北為東序即東學也左近南以其無房室亦名東序祀先老于此即南學也右近北為上庠即北學也右近南為瞽宗即西學也所謂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祀于瞽宗是也中為大學為視學

乞言之所文王世子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總名曰成均以成天子至庶人也亦曰大學又曰辟雍
詩於樂辟雍鎬京辟雍莊子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
公作武葢本文王禮法之樂周有天下遂以為樂名以
樂可以告人也禮法而雍和則德成矣所謂成于樂也
猶夔典樂教冑子意非水旋丘如璧也豈因靈臺靈沼
附會為之說歟諸侯學制亦同五室但以其貢士于天
子而在國外不同在魯則謂之泮宮以泗水縣泮水出

焉作宮于上曰泮宮猶楚渚宮意詩思樂泮水集于泮林亦非半于天子也王制作頖宮鄭氏曰頖之爲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又因泮而附會頖云

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庶人入學不同

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亦爲里庶尹也）耰鉏已藏祈樂已入（祈樂當爲新穀）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月至四十五日始

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皆歸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頒白不提攜出入皆如之又曰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見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

天子以爲左右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掌國中得故書爲德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

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按庶民八歲學小學十五學大學皆在校室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則鄉學在外為序在中為庠有二也故曰黨有庠術有序術都邑達野道也淮南子曰室堂庭門巷術野是也大傳十八入大學指此故下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漢志學于庠序總言也以鄉學視校室則鄉又為大矣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即諸侯之學也以對天子故云小

二十入此學九年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則三十年矣又學九年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故四十始仕鐵內庶民亦十八入鄉庠三年大比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教外舍九年記謂國之俊選皆造焉是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亦三十入大學也但選士外而俊士內後世外舍內舍上舍亦有據也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各家立塾內則言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

指此大傳十三入小學謂入師保所掌虎門外小學同天子學也二十入大學庶子教之所謂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倅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但在外舍猶選士耳所謂升于司徒不征于鄉也天子之子則大戴禮謂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又不待二十年矣以虎門左師保所掌為小學别無餘學所謂升于學不征于司

徒也賈誼論成王在襁褓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又置少保少傅少師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即上文學禮帝入五學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正與此合則其言有本矣

釋菜釋幣飲至釋奠不同

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奥東西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

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戸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凡弟子釋菜于先聖先師禮準此但無見姑一節文王世子所謂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葢儐弟子猶老之醴婦也象生者執贄見故無酒饌而所見者醴之而已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堂中祝先入主人從入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

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及歸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則釋幣無脯醢酒而告至始有之若諸侯出則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則奠謂釋奠也凡釋奠大則用牲幣小則薦饌酌奠而已猶喪禮朝夕奠

止脯醢酒醴而已朔月奠則加特豚魚腊三鼎

三禮圖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禮圖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虞奕綬

繪圖監生臣曹源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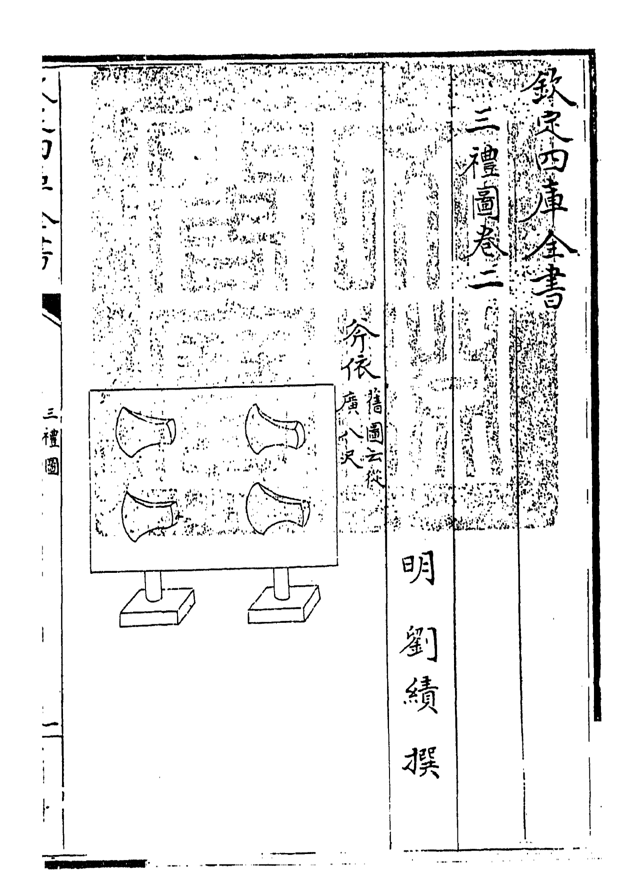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三禮圖卷二

明 劉績 撰

斧依

舊圖云從廣八尺



越席

不削之蒲為之故曰蒲越藁秸之尚淮南子曰越席不緣

蒯席

玉藻浴出履蒯席蒯茅類鄭氏曰澀便于足是也草席謂之蓐春秋傳曰蓐食又曰軍行左追蓐爾雅蓐亦謂之茲故諸侯病曰負茲周紀衛康叔布茲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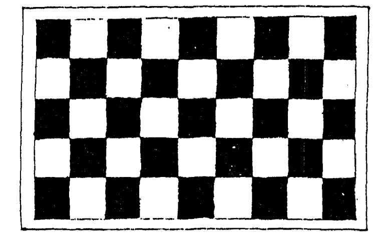
蒲席

繢純

莞席

紛純

繅席 古藻同



畫純

次席

黼純

熊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鄭玄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玄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酢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戶內及諸侯致爵乃設席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彤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昨亦讀作酢按諸侯祭祀乃祀先公也欲通于他故云諸侯祭祀繢雜采也祭乃諸侯受酢乃天子故雖同二種而以上席為下筵云凡酢席皆無几上

文亦如之乃槩言惟祀先王先公有几也又按鬼神之祭羣席此祀先王有三種先公有二種也彼乃指祭天地言歟

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鄭氏曰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家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彤几疏云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繅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總云國賓孤卿大夫同繅莞者廣解國賓之義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熊席因兵尚威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喪事大斂奠虞祭也柏乃詳字訛謂小祥大祥也神几右人几左乃以喪禮處之故右

萑繅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祭也士虞禮用素几葦席是也喪祭凡吉席單異于吉云祥祭天子用萑席繅純諸侯亦用萑席但下其純爲紛耳敦迫地也無筵而一席即迫地云敦如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之敦鄭玄謂柏乃椁字藏椁中神坐之席敦

讀為燾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冪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神合豈其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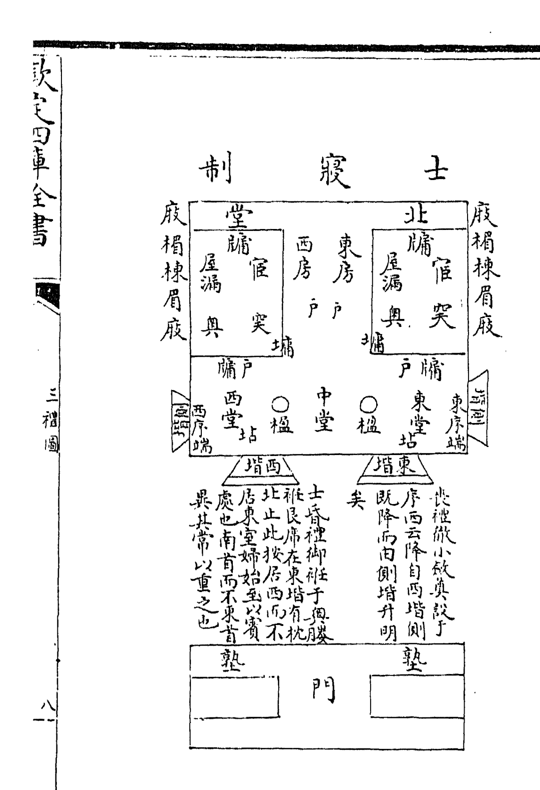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變几如徹几改筵類仍則始終相因而不變也

按蒲席老蒲最下者也以繢雜采純之書謂之底席五席最下者也繢作綴同莞席蒲秀而末老者先儒以為蒲之細者是也郭璞云莞蒲一草蒲粗莞細爾雅莞苻離其上蒚註云其上臺別名蒚音翮書謂之筍席指蒚言紛帛也即書玄紛純也纅席鄭玄以為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席註蒻蒲下入泥白處今俗呼蒲

白畫純畫繒緣之也書謂之豊席言其色之多也或曰表裏織而厚也次席桃枝竹四寸有節者比次為之書謂之筏席葢蒲最貴畫次之玄紛又次之繢最下者也故各同其席云葦長大而萑小短有粗細之異實一種也今北方人皆種之猶蒲莞分粗細意爾雅葭葦蒹葭葭蘆菼亂則萑即薍也細不及指而節稀可以為蒹蘆則粗大而節密矣菼即荻厚而不可為席秦風蒹葭蒼蒼豳風八月萑葦則極北無荻衛風葭菼揭揭王

風毳衣如菼葦未秀為蘆荻矣舊以萑為荻小正傳萑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字說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薕其小曰葦其始生曰菼又謂之亂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菼本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菼其根旁行牽搮盤互其行無辨而又強故又謂之亂皆非也蘆葦實二種亂荻菼實一種公食大夫禮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鄉飲酒鄉射蒲筵緇

布純蒀筵席之制短不過尋八尺長不過常丈六尺中者不過九尺而已禮器謂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與此不同者先儒謂書言數重席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理或然也几筵席對言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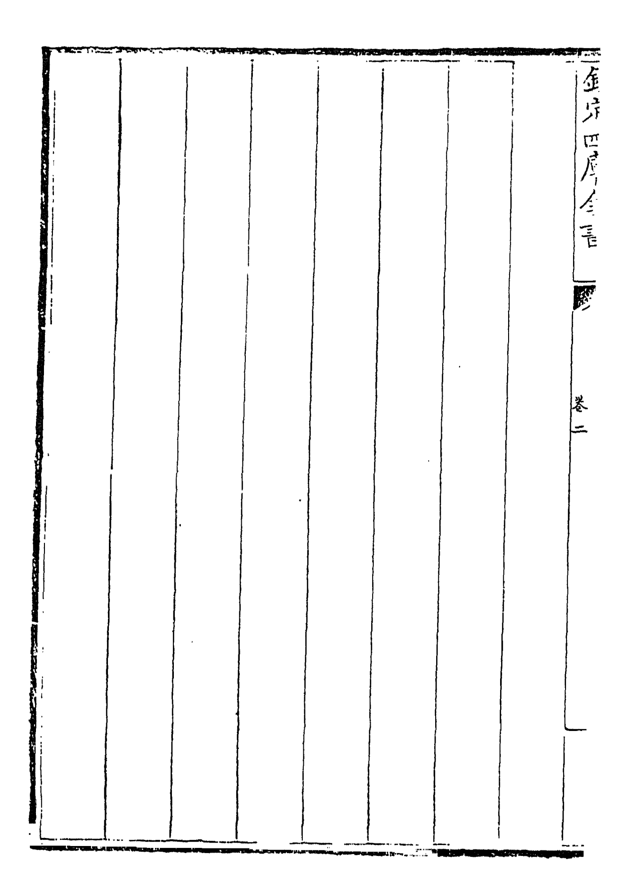

士寢制
堂
北
西房
東房
庪楣棟楣庪
庪楣棟楣庪
屋漏
宦
窔
奥
戶
墉
序西
西堂
坫
楹
中堂
東堂
東序端
西序端
西堦
東堦
士昏禮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此設居西而不居東室婦始至以賓處也南首而不東首異其常以其宜之也
喪禮徹小斂奠設于序西云降自西堦側既降而由側堦升明矣
塾
塾
門

士之室前後爲簷曰㢒居中脊柱曰棟棟㢒之間曰楣前楣至㢒曰南堂當東室曰東堂當西室曰西堂後楣至㢒曰北堂前後楣下以横墻間之上皆有窻前謂之南牖南墉各爲户後謂之北牖北墉極邊之直墻曰東序西序中之直墻曰東墉西墉爲二室生居東室玉藻記云君子之居恒當户寢恒東首惟東室之奥當户齋與死則居此室大斂朝夕奠俱于西室以賓事之也喪禮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

饋于下室則以東室為下室猶射禮左物在東右物在西以左物為下物意莊生謂原憲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是也其中一間棟下以牆間之為門二戶左曰東戶右曰西戶非如二室戶止一扇矣其內曰東房西房按內則曰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則房不在楣下明矣先儒以大夫士東房西室天子諸侯西室之西又有房非也天文房星兩咸夾罰似房狀其形可知矣無

室曰序射禮序則物當棟堂則曰當楣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皆指庪下之楹也其制上下皆同但架數深淺異耳庶人三架士大夫五架爾雅桷直而遂謂之閱直不受檐謂之交直而遂則止一桷為檐耳乃三架屋直不受檐則二桷相接乃五架屋以是差之諸侯七架天子九架矣檐謂之樀說文齊名屋聯檐謂之僋楚謂之梠釋名檐接也接屋前後也梠旅也連旅之或謂之櫓櫓緜也連緜欀頭使平也上入曰雀頭形似爵也爾

雅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音夷東南隅謂之窔音要士喪禮奠于西室朔月掃室聚諸窔則四隅皆指家而言即室也周語民無縣耜野無奥草深也屋漏即中霤也



鄉飲圖註見本章射位同

房
戶 戶
東壁
玄酒 酒
牖 戶
戶 牖
眾賓 眾賓 賓
僎
介 主
碑
主人贊者西面
北上
水 洗
篚 觶四
門

部徑六寸即蓋斗

上尊

宇甲尺

弓一名蓋橑持長抗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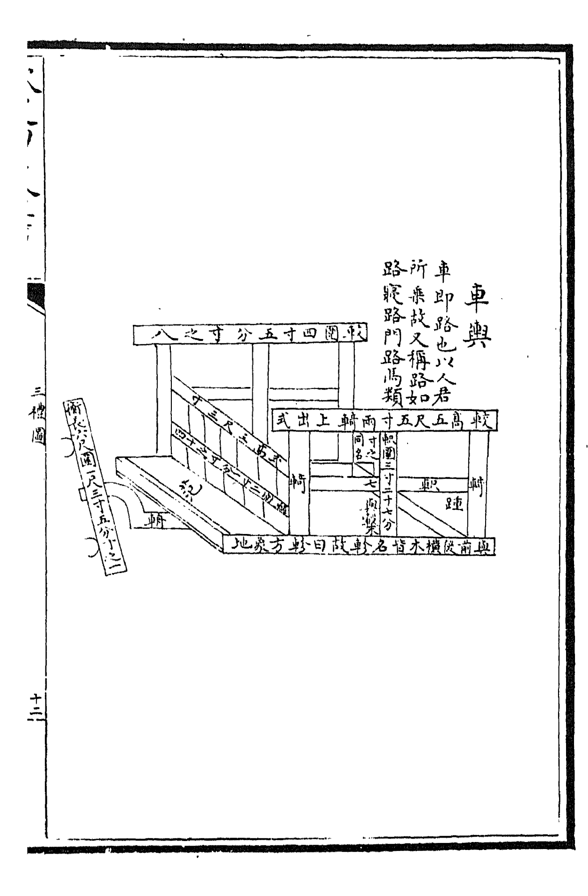
桯一名柱圍六寸長八尺

達常圍三寸長二尺

弓二十八枚即蓋橑也象二十八宿冒以衣而維以紘考工記曰良蓋弗冒弗紘殷畆而馳不墜謂之國工春秋傳若敖射楚子汰輈而貫笠轂註兵車無蓋尊者則一人執笠依轂而立

車輿

車即路也以人君所乘故又稱路如路寢路門路馬類



踵承軫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即輈之末

伏兎一名轐又名車屐考工記六尺六寸之車軹高三

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為四尺也則伏兎與軫共七寸也

兩端伏兎中有輈三處載軫車以下遞減十半輢後為

隧深四尺四寸輿下有三面材名正其前空二尺二寸

名范載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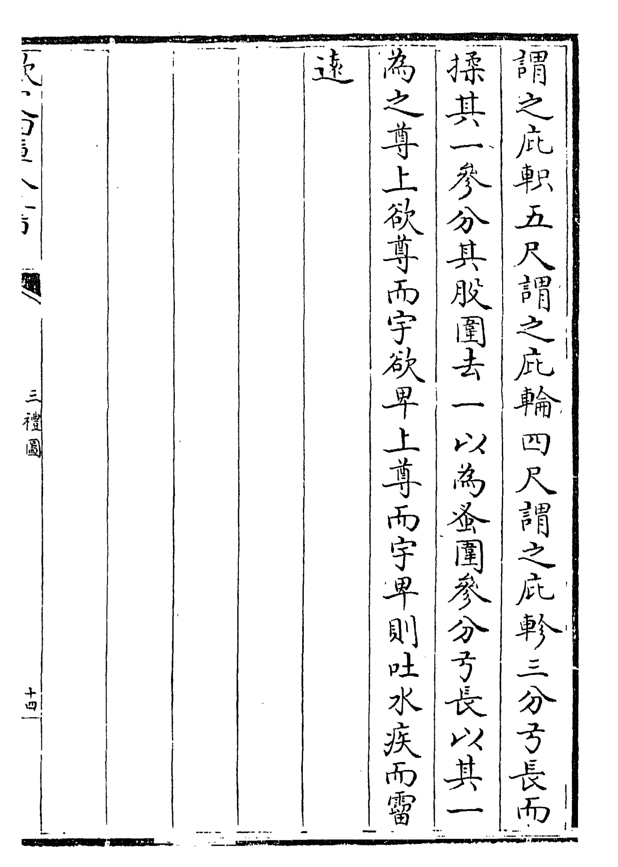
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長凡大四尺四寸前項持

衡後踵承軫良輈環濟自伏兎不至軓七寸軓中有濟

謂之國輈註環謂圻鄂如環詩五楘梁輈輈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詩錯衡則有釆飾輈縱而衡横於上若梁曰梁輈在下兩邊又馬頸者曰軥音鉤左傳射兩鉤而還說文𨍭端持衡曰軛軛下曲曰軥軛軥曰𨎮呼昆車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

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轐圍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八尺加達長二尺則益高一丈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枚一分部尊一枚蓋斗上隆高者一分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廣大也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鑿深對為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菑則撓之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端內題也弓長六尺



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三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軹

軓廣八尺旁出輿七寸

軹

軎

軎一作轊以鐵為之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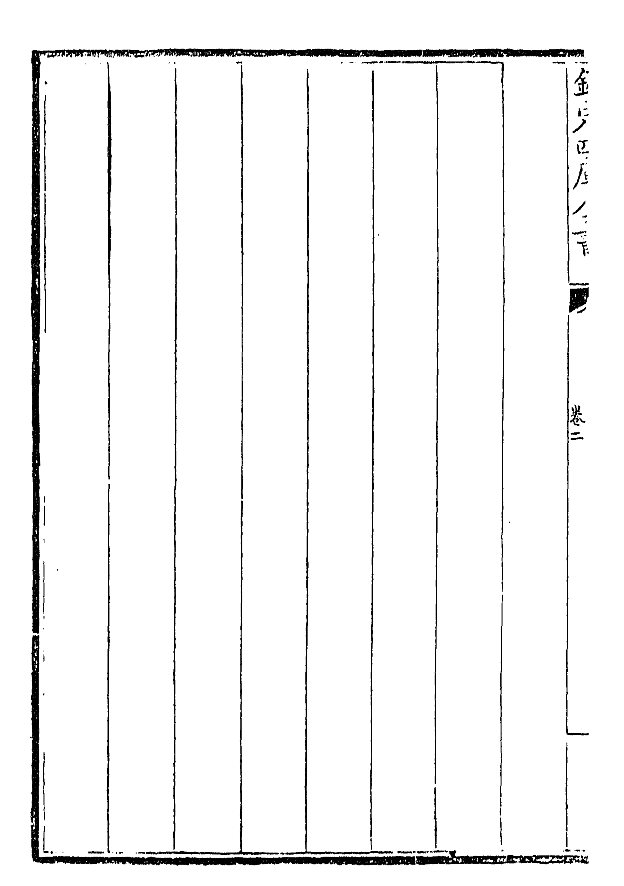
茀一名蔽又名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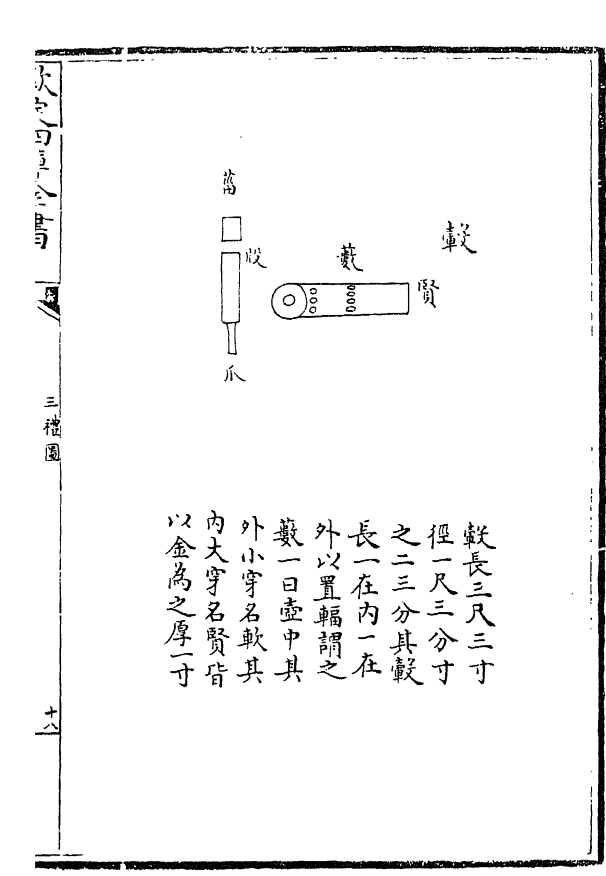
辟即禛又名[illegible]荅

周禮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
棧車庶人乘役車詩簟茀朱鞹又曰鞹鞃淺幭爾雅輿
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凡車皆
以革鞔之而朱漆從周所尚也或雕入或篆起畫為飾
故曰丹漆雕幾之美又謂之下者言其上之飾五乘備
也惟夏縵則畫而不篆無雕幾故曰無文墨車則墨漆
之而不畫棧車則不鞔而弇上故曰飾車欲侈棧車欲
弇玉路金路以金玉象各飾其末也猶夏意革路畫之

而已即縵車也木路亦不輓但不弇上異于棧車耳前則以幦覆之左右則以簟茀蔽之婦人則以翟茀凡有所敬則撫式故加幦焉其純曰楨以存毛去毛分吉凶文質焉兵車則無幦以革衛之左右亦然爾雅所謂鞎茀也韻書云車上竹席障塵者前曰藩後曰屏旁曰輸緫曰第通作屏星鄭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但舉轂可見者而言猶詩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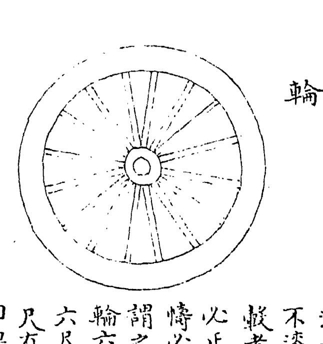
軝錯衡意其實輢軫皆然





轂長三尺三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三分其轂長一在內一在外以置輻謂之藪一曰壺中其外小穿名軑其内大穿名賢皆以金為之厚一寸

輪



漆六尺四寸兩邊各一寸不漆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又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註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春秋傳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註駕具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蓋衡下止容二服馬騶衡在背為韅即著腋皮也然馬前進則韅後脫故鞅在膺所以制韅使不後脫是韅自背至腹鞅則

邪繫于膺亦名纓如婦人之褘謂之纓纓緌也意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為之是也說文頸靼也註云在腹非左傳齊侯駕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凡駕兩服之鞅為要也鞶馬大帶即纓下垂者先儒謂纓在膺前如索帬正釋樊字春秋傳曰鞶厲斿纓昭其數也厲如垂帶而厲之厲右列同言其鞶之垂列也又衛人請曲縣繁纓以朝則士以下有纓無鞶通作繁與樊同葢鞶可減而纓不可減也五采成行列為就先儒謂鞶及纓皆以五

色罽飾之盖如人之䍧帶以采縫辟積意革路尚武不文無樊其纓狹故曰條猶喪冠條屬及鞶亦名條之條木路裁毛皮為之曰前樊始不緶而反吉矣鄭氏謂前讀為緇翦之翦是也以革本色為纓曰鵠纓淺黃如鵠也淺樊鵠纓則始無就飾矣驂馬之脊不當于衡別為二靷以引軸由前陰板之下而出為環以續繫之詩陰靷鋈續是也前繫驂馬之膺邪連于脊有鉤以結之曰鉤膺刻金為飾曰鏤膺衡下又服馬頸曰軥故此及驂

馬頸亦曰鉤然馬退後則靮前墮故紲在後所以制靮使不前墮也絡馬首曰羈額上當顱如月形曰月題莊子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其上鈴曰鍚左傳鍚鸞和鈴昭其聲也詩鏤鍚鄭氏曰眉上曰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說文作鍚是也馬口中曰銜又名橛莊子曰前有橛勒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銜兩旁曰鑣爾雅鑣謂之钀魚列反一名排沫一名扇汗以朱纏曰朱幩鑣纏於此而垂其末曰革爾雅轡首謂之革詩鞗革冲冲鞗革有

轡然轡緶皮為之故曰執轡如組六轡如絲言其柔也
以鞚馬名靮以繫馬名紲檀弓執羈靮左傳負羈紲以從
是也古者行皆乘車故於馬駕車制詳非後世專乘馬
而已玉路錫即有虞氏鸞車也則非徒馬有鈴車軾亦
有鈴矣金路鉤即夏后氏鉤車也驂馬為靷始有鉤貫
氏曰驂馬別有鉤扃引車左傳良夫乘中甸兩牡先儒
謂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孟子亦云一車兩馬豈夏
后氏始添驂馬歟干旄疏云夏偶兩謂之麗殷益一騑

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按黄帝時已服牛乘馬則兩馬在夏前矣傳又云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則兵車亦有兩馬者也司馬法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但不知在車鉤指何物鄭氏謂馬婁頷有鉤亦以金為之則鉤在羈前有鍚後有鉤旁有朱鑣下加御即名勒矣但于鉤膺不合韓非子曰馬欲進則鉤餝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則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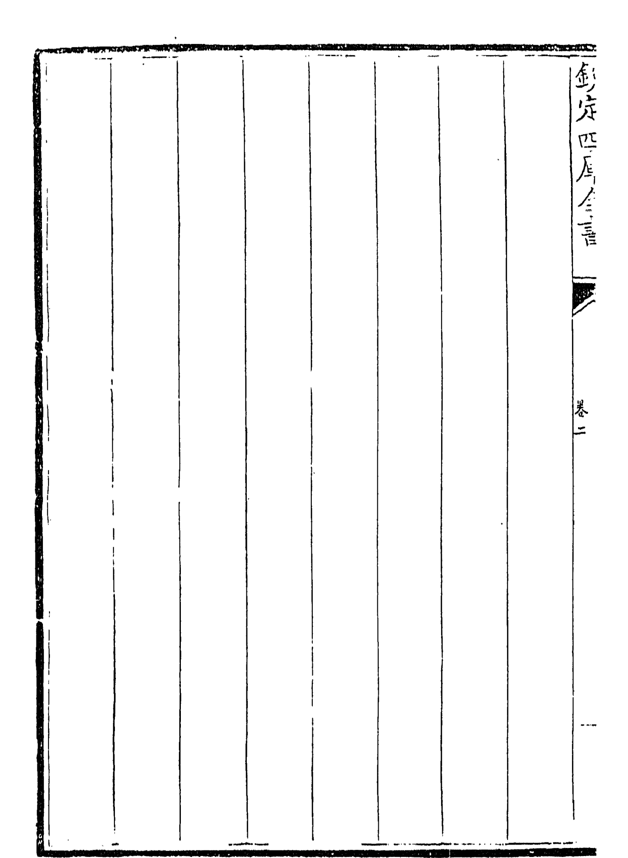
當如前說象路朱即周乘路也朱周所尚色幩亦而車亦赤也詩路車有奭是也革路龍勒龍古厖通雜色不純也上公用龍之龍兵車故馬加銜先儒謂無銜曰羈有銜曰勒鄭氏曰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是也顧命作綴路綴雜色也則車亦駹矣士喪禮纓轡具勒縣于衡則凡車非上路皆有衡木路即殷路也周尚文文極則反本故次于後不輓以革仍木本色故不言色而止言前樊鵠纓象路朱則金玉路皆朱矣上得以兼

下下不得以爲上餘倶倣此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葢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葢鄭氏曰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雕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曰鷖總者青黒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幢容鄭玄曰葢如今小車葢也皆有容有葢則重翟厭翟皆

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于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朝見于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耳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幄則此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按鄭

氏以緫為羈之直者上文靣既指羈言則緫當為轡矣后云組緫則婦人之轡皆織絲矣猶男聲革女聲絲意朱正色最上繢雜采次之黲青黑閒色最下組緫則但織絲無色也組輓則以人輓之非馬矣重翟錫靣朱緫同王之玉路勒靣同王之革路雕靣如丹漆雕幾之雕文而有迹猶孤之夏篆也貝靣如書厥篚織貝詩成是貝錦意言其文猶卿之夏縵也後世遂訛而用珂非也輦車無馬故不言靣蓋婦人質而少文重翟從王祭祀賓

客所乘有事則乘厭翟如姜女從太王遷都類無事則乘安車如出桑類厭猶厭冠之厭降殺厭帖也𤋎國中野外故云皆有容葢以别之翟車即翟茀車也國中所乘無容葢故云有幄輦車宫中所乘無幄故云有翣羽葢



有虞綏

旄鈴

夏后旂

緇廣充幅長八尺曰旐

綢練

殷大白

旄鈴

旐白

崇牙白

綢練

周大赤即旜

旄
璧
旐赤
茷赤
旌
旜
翣

大常即大旂

素錦韜杠

纁帛縿

縿旒十二

維縿

飾組

旂

素錦綢杠

纁帛縿

練旒九以象大火

物

有旄
無鈴

白旆

璧

旌

鴻脰韜杠

葽

旗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則旂可通名

鴻脰韜杠

縿帛畫熊虎

六斿以象伐

旟

鴻脰韜杠

練帛畫鳥隼

白旆

七斿以象鶉火

旐

鴻脰韜杠

練帛畫龜蛇

白旆

四斿象營室

旌

旞

有虞氏緌以旄牛尾注于竿首無縿旒其竿木本色武王右秉白旄以麾其色亦白矣或曰虞旄同夏尚黑殷旄白云武王未改服色仍殷禮

夏后氏綢練之以帛韜杠設綢廣充幅長八尺曰旐加鈴于旄曰旂檀弓云綢練設旐夏也

殷崇牙湯以武興于旐旁刻繒如鋸齒為崇牙即旆郭璞所謂帛續旐末為燕尾者是也杠旐皆白故曰大白

從殷止色無飾其杠仍練綢之周璧翣以采羽注下加

壁懸翣墜之其旄鈴則飾杠首而不注下所謂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周蓋兼三代損益也大赤即通帛白旜蓋杠旐斿旆皆纁故曰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春秋傳綪茷旃旌是也其旆各隨命數亦曰斿爾雅因章曰旃謂杠同旗色也故杠亦可名旃孟子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蓋旃則帷杠旂則建旄鈴旌則又加析羽矣傳曰亡大旆之左旃說文旃旗曲柄也從丹聲所以旃表士衆猶言甄也覲禮天子乘龍載

大旂日月升龍降龍穆天子傳曰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曲禮招揺在上則畫日月北斗於交龍縿上矣飾以組維以縷詩素絲紕之組之祝之則邊皆飾組以縷維之矣其屬于杠亦然以竹為弓而衣之横以縿首以張幅曰弧韣旂亦有之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妖星有枉矢蛇竹有毛目蒼黒長數尺葢指旌之垂動也凡旗文事則建旞武事則建旌通名曰綏其旌則俱有而旂則加鈴焉爾雅注旐首曰旌有鈴曰旂舊圖旂首

為金龍頭唐志云銜結綬及鈴綬

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則縿上緇下纁矣故云雜帛曰物射禮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仭以鴻脰韜上二尋則韜杠用鳥革爾雅錯革鳥曰旟先儒但知鳥隼為旟而不知亦因之得名故誤釋

按詩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又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旂旐央央悠悠旆旌則旗旂旟旐之旆皆白兵事舉同者

言故止曰斾春秋傳晉人馬還楚惎之以拔斾投衡又曰辛未治兵建而不斾壬申復斾之是也

旞染五采全羽為之象夏秋色道車建之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則壁有孔所以懸其繩翣則為其輕颺而下墜者鄭氏謂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恐非喪大記翣皆戴圭乃自飾翣言與此不同

旌旂五采羽為之一曰大麾斿車建之田獵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則其數亦有差等射則服不

氏以旌居之而待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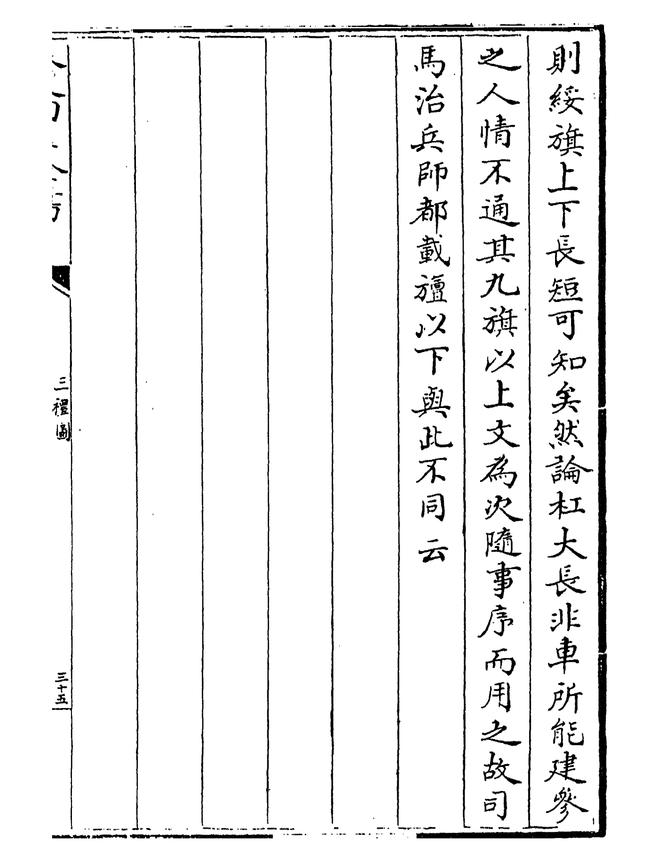
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鏤此言文事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此言武事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錯革鳥曰旟因章曰旃以上四者別文武旗杠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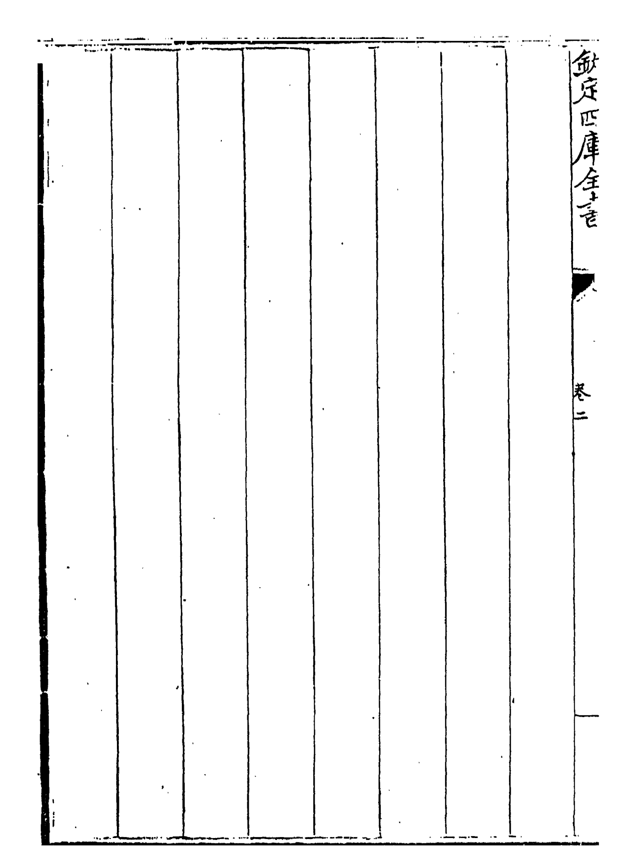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

建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蓋天子諸侯皆素錦韜杠弧韣旞旄鈴纁帛縿練旒皆同但諸侯有降龍無升龍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為等耳旂亦可名常凡此皆因夏制而損益之也孤卿建旜以纁帛韜杠其縿斿亦纁但變旒為崇牙色纁不白耳大夫士建物則以鴻

胆韜杠崇牙雖白而繆雜矣師都三等采地也州里六鄉也縣鄙六遂也三者自王畿遠近言則盡乎人矣旗旟旐崇牙之斿各隨命數凡此皆因殷制而損益之也曲禮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即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朱鳥宿之鳥其屬有星星七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四斿以象宮室也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蓋言天子之行象方數耳非論旗次斿數

也道車文事也建全羽旞而有鈴斿車武事也建析羽
旌而無鈴其杠皆建旄所謂羽毛之美傳稱晉人假羽
旄于鄭明日旆之詩稱孑孑干旄干旟干旌是也凡此
皆因虞制而損益之也博雅云天子杠九仞諸侯七仞
大夫五仞士三仞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
大夫七斿至較士三斿至肩按大常使人維之則曳地
可知矣楚令尹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齊欒高伐
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則緌旗上下長短可知矣然論杠大長非車所能建參
之人情不通其九旗以上文為次隨事序而用之故司
馬治兵師都載旜以下與此不同云



縰

總

即幘巾髻籠也

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後世謂之幓頭即今之包紗所以斂髮束于頂上為髻見詩內則居喪始死則以麻代之括髮哀殺則以麻布為之死則不用士喪禮髮會用組是也亦不同總總以緇繒為之所以韜髻然後笄童子則但以錦束髮曰總角不笄也有縰無總故曰男女未冠笄者止云櫛縰婦人不冠但總笄故其制稍長檀弓云笄長尺總八寸喪服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是也男子喪則以麻布為之以別不冠故曰免後

世名幘早賤不冠執事者所服方言云路頭陌頭也音貊紒纃鬢帶羌位反鬘帶音菜㡓音績幓於怯反幧頭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帞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幧頭或謂之㡓或謂之幓其遍者謂之鬢帶或謂之髮帶髮亦結也覆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髮今結籠皆趙魏之間通語也

緇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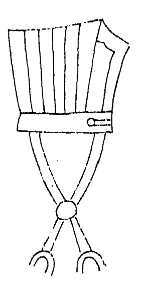
瑱

傳曰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為冦賊之冦加法度焉為冠冕之冠士喪禮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氏曰項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緪亦由固頍為之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按鄭氏此說是矣但缺項謂至項而缺不合兩頭以青組纓連屬之少離去為二組既著則以纓各貫組結于項而已不加縷而乖于

前也隅爲四綴則連冠于缺項者也武本此制

夏毋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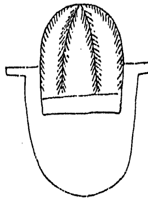
殷章甫



周委皃即

玄冠

有虞氏皇



毋追即變緇布冠去缺項爲武而有緌者也鄭司農作牟古毋牟通用如敦牟之牟追如追師之追班固云欲從銎敦而度高乎太山爾雅敦丘如覆敦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務而徇領者矣尚書傳作冒而句領淮南子作鍪而綣領下云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則銎以言山故從土務牟冒鍪一字也如牟而堆起所謂有覆杯之狀是也漢志云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畢鋭按古人髻在後當云後高廣前畢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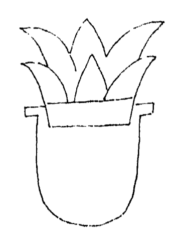
章甫爾雅上正章丘之章甫方也平正而四方對弁堆而言舊以為章明丈夫非也甫字亦象形後世以為進賢冠制莊子曰原憲華冠縱履又曰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悦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注華山上下均平是也委即委武也鄭氏謂秦人曰委齊東曰武是也皃古〇象形以委為皃則武高矣惟喪冠則條屬故曰厭冠言其低也古者冠布齊則緇之大白冠緇布冠不緌委武玄縞而後緌則古者日用以白布為冠所謂素冠也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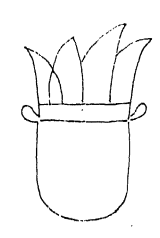
則以陰幽思故緇之所謂緇布冠也然皆缺項結之不緌後世以縞為素冠以繒為玄冠加委武于下燕居則但屬于後有事則緌而垂于前始不用缺項矣然上直下横象乾坤之意猶在至周尚文其冠之縫亦如弁王冕旒各隨命數尊者縫多布直不能為故横縫惟喪冠則無等縫少而仍直始失其制矣孟子云許子奚冠曰冠素則縞冠乃無爵者所常服大夫士又因入朝而玄冠云凡冠邊皆有緣

陳氏曰掌次之皇邸樂師之皇舞皆以鳳凰之羽為之則皇畫羽飾可知矣按古者衣獸皮毛則以鳥皮為冠以獸皮為衣春秋猶有鷸冠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冠後訛為術氏冠其制非畫羽也莊子曰冠圜冠者知天時是也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頷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袀紺繒也

夏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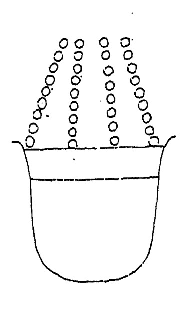
殷冔





禮圖有此制不知名何按此正殷冔孔子所載後失其制訛為右不知即變收而不縫頂耳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指此

周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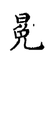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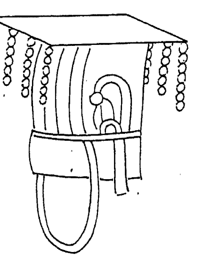
周弁有五天文弁星亦中穹而兩端直如弁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持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

收收斂其上而小不同于冠也鄭氏謂所以收斂髮非也蓋弁尊于冠非常服者哻從冃省從吁語之舒也哻亦訓人意變而大其上也王制以皇收哻對冕言皆以緇布為之皦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蓋周兼二代之制以去毛之皮為之曰韋弁染其色黄赤如雀曰爵弁書作雀弁其次蒼艾色曰綦弁詩作騏弁又其

次以有毛白鹿皮為之曰皮弁鄭氏曰會縫中也璂結也說文璂弁飾行行冒玉也冒如冒地而出之冒凡弁上合皮為直縫天子十二皮則十二縫每縫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璂上公以下各以其等為之其璂如旒數晃則遠而垂前後弁則近而飾于上也詩所謂會弁如星是也註見冕邸抵也其下橫縫則以象齒為條而飾之惟韋弁與皮弁同春秋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是也皮弁無玉飾差小加環經曰弁經夏收之變

也不收其上曰冠弁殷冔之變也一曰皮冠孟子招虞人以皮冠春秋衛獻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是也喪則各依升數布為之曰服弁始用布為之惟弁經去經不去經亦名皮弁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有經者也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士冠禮郊特牲三王共皮弁素積皆指無經者也


冕



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從冃免聲黃帝初作冕徐云後仰前俛主于恭也按冕即緫也冒冕故曰冕非取俛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有十二玉笄朱紘諸侯（當為公）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又云諸侯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註曰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蓋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也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

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葢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于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

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成用玉八繅玉皆朱緑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也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

按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則天子前後無

二十四旒之理禮器云天子之冕朱緑藻十有二旒諸
侯九上大夫也下大夫五士三則自古旒制至三而止
無二旒者弁合二皮二縫決不可成則弁制亦至三而
止但殷冔合皮六片為之則古制無等差可知矣經言
各以其等為之亦槩言蓋以三十升麻布上玄下朱裏
冕板以采絲合為繩貫玉為旒水流趨下旗冕之垂者
如之故曰旒取其文曰藻或作繅以絲為之也或作璪
以玉貫之也謂之繁露言其形也合而成條曰就結而

分斷曰就就猶成也采色一成謂之就是也天子以五采繅貫青赤黄白黑玉十二每玉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前後各六諸侯繅瑶玉皆朱白蒼蓋朱兼赤黄蒼兼青黑上公九玉九旒長九寸前五後四侯伯七玉七旒長七寸前四後三子男三玉三旒長三寸前二後一天子之公卿大夫士視五等諸侯各下其君一等在外卿大夫其玉各依命數然一命再命者皆旒三長三寸但玉則或一或二耳其弁縫玉同此惟士無冕而有弁其

制亦合三片皮為之但無玉璂耳

紘纓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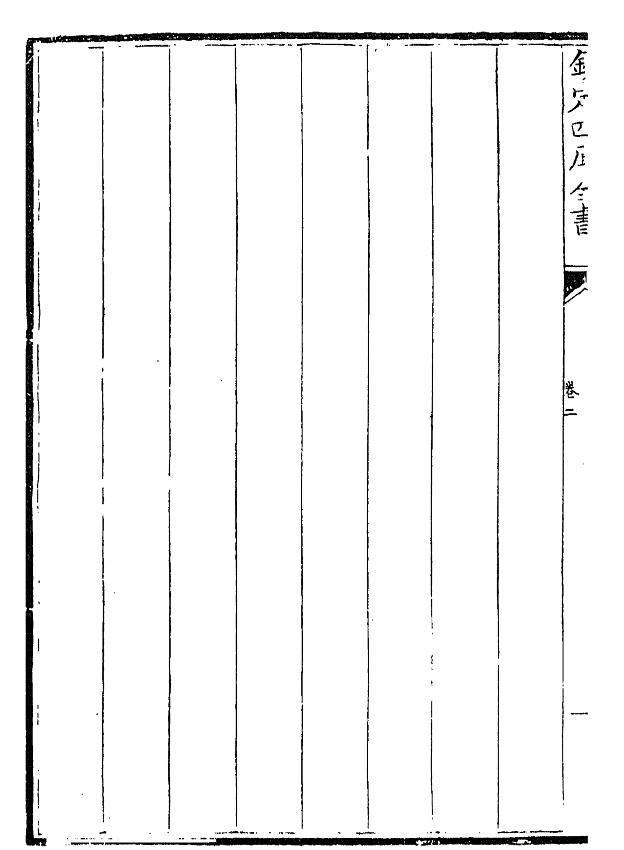
記言藉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以管仲朱紘為濫士冠禮皮弁爵弁筭緇組紘纁邊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互考之則天子纓紘皆朱諸侯纓紘皆丹大夫纓紘皆緇士纓紘皆綦其織之兩邊綦者緇邊緇者纁邊丹者朱邊朱者

玄邊歟其青素黄赤上下通用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五染謂之纁青謂之葱黑謂之黝斧謂之黼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一染為縓赤黄色也又名韎以一命緼韍故曰士爵韋雀色黄而微赤非謂頭也馬赤黄曰騂齊則爵韠戎則韎韐又曰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再染為赬大赤也詩魴魚赬尾再命赤韍是也又名絳又名蒨三染為纁黄朱色所謂丹也又

彤也詩朱芾斯皇諸侯黄朱芾是也然與頳相亂故大夫玄頳卽玄纁鄭氏曰四入為朱謂得宜則鮮明詩我朱孔揚毛氏曰深纁也天子純朱芾是也若入而過度則微黑為紺矣先儒謂入赤汁則為朱入黑汁則為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緅按孔子不以紺緅飾卽管仲之丹朱𪒠領猶言紫之奪朱也淮南子曰染紺以涅則黑于涅涅卽黑汁也孔氏謂一入曰緅則紺尚染以赤汁而緅始染黑汁矣說文謂紺深青揚赤色非緅一入赤

多黑少再入黑汁則為玄鄭氏謂六入是也黑多赤少如燕故燕謂之玄烏蟻謂之玄駒七入為緇則純黑矣然與玄相亂故緇衣名玄端考工記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黄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黄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爾雅青謂之葱東方正色如葱也黑謂之黝北方正色暗也青白相次則為碧深縹色赤黑相

次則為皂深緅色玄黄相次則為鷂鳥之黄黑為鷂是也青赤之文即紫色與紺亂赤白之章紅也淺絳色白黑之黼蒼艾色綦也馬淺黑為駰所謂陰白也黑青之黻蒼也深青色馬青驪曰駽淺則為驄五采備為繡即繢也惟天玄色尊與地配而四方之色不能雜又白黄為緗青黄為緑不言云



大裘冕

大裘而冕無繁露書稱康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子曰今也純儉則不以麻為之惟郊用麻云王會篇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焉皆南面絻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則為壇朝亦無繁露矣豈以祭天地山川而仍其服歟

紞瑱

國語王后親織玄紞齊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黄則紞之色亦同前説矣天子諸侯皆玉瑱詩充耳琇瑩即瑨玉類也大夫以下以瓊謂石也喪則以角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則又用角犀象矣